

她的一生

著 桑 泊 莫

譯 南 蔚 徐

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
初版
第一版

她的一生（全一冊）

（每冊定價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不准翻印

原	著	者	法	國	莫	泊	桑
譯	述	者	徐	蔚			南
出	版	者	世	界	書	局	
印	刷	者	世	界	書	局	

發行所
！暨上
各省
世界書局

弁言

莫泊桑長篇小說，余獨愛其「她的一生」，其結構之謹嚴，描寫之細緻，實已足引人入勝，令人傾倒，何況其內涵之哲學，更爲深刻！全書結尾一語：「人生並不如想像那麼好，也不如想像那末壞」，今已成爲格言。托爾斯泰嘗讀此書，亦爲心折，備加讚美，良有以也。余之中譯本已重版多次，幸蒙讀者愛好，始終不衰，惟戰時印刷紙張，兩俱粗劣，且板已燬於火，欲購無從，今仍由世界書局再版出書，或可稍慰讀者殷切之期望。

徐蔚南

第一章

若納理好了行李箱，走近窗邊去看看，雨却仍沒有止。

整整的一夜，暴雨打得玻璃窗屋頂格格作響。低壓的載著水分的天空似乎被戳破了，雨水儘管向著地面傾瀉，將地上泥土攪成粥漿，溶成錫糖一般。一陣陣的風吹過時，都帶著一股滯重的熱氣。盈溢的河水泛濫聲充滿荒僻的道路；路上的房屋如海綿一般，吸收那潮濕，潮氣一直衝到屋內，自地窟直至閣樓，全體的牆壁都出汗。

若納在上夜走出了修道院的門，終究得到永久的自由了。她正預備去捉住那夢想已久的人生一切的幸福，但是如果天氣還不放晴，深恐她爸爸躊躇著不肯

動身，所以自清晨起來，她向著天邊已看過百來次天氣好不好了。

後來她瞧見日曆，忘却放在旅行箱裏。她便從牆上取下了那個小日曆。這個日曆是紙板做的，面上劃分著各個月份，在一個圖案的中間印著一八一九年金字的年分。她隨即將日曆上第一的四行用鉛筆劃去了，把一個一個聖名也分別塗抹了，一直塗到五月二日為止。這一日就是她走出修道院的一天。

房門外有人叫喚道：『小若納』！

若納回答說：『進來吧，爸爸』。她的父親來了。

男爵呂班第·臺伏是一個舊式的紳士，良善而不由規矩的。他是盧騷的私淑弟子，對於自然，像田野、樹木、鳥獸，都極有情愛。

身出貴族，他本能地憎惡那一七九三年過激的革命，另一方面，他既有哲學的素質，又受著自由的教育，所以他又討厭專制政體的；但他的討厭專制政體，也只是一種無害於人而形諸言說的忿恨而已。

仁慈，便是男爵的長處，同時却就是男爵的弱點。他那樣子的仁慈簡直沒有許多手臂來撫慰一切、供給一切、擁抱一切的，這真是一種創造者的仁慈，既沒有組織，也沒有抵抗，彷彿意志的能力麻痺了一塊，彷彿精力裏開了個窟窿，幾乎是變成爲一種惡德的了。

他是一個理論家，他爲女兒籌劃一個完全的教育計劃，使她有幸福，養成她
和善、正直、優美的品性。

若納在家中住到十二歲，不顧她母親的啼泣，她被送入聖心院裏去了。

男爵把女兒嚴謹地幽閉在院中，人間種種事都不給她知道。他要人家等她到十七歲，把她回給他時，仍是一個純潔的女兒，因此要把女兒沈浸在一種合理的詩之池沼裏，要在那豐饒的土地間，以田野來開豁她的靈魂，以自然的情愛，鳥獸的單純的柔和，人生的清潔的法則來啟發她的蒙昧。

若納如今走出修道院，非常輕快，充滿了精力與幸福，預備承受她在日間閒

散時，在漫漫的夜深時，在希望的寂寞時，心魂所夢想過的一切快心的遭遇。

她像范落奈絲所畫的肖像，有一頭漂亮的美髮；皮膚和頭髮一樣的漂亮，生就是一種貴族的皮膚，浮著一層薄薄的紅暈，罩著一重軟軟的毫毛，彷彿是一種淡色的天鵝絨，在陽光輝耀的時候，纔能看得出一點兒。一雙眼睛是藍色的，這樣深濃的純藍色，簡直合荷蘭那的要人兒的眼睛一樣。

她左面鼻子上，生著一點小小的痣；右頰上另生著一點，上面飄著幾絲毫毛，那毫毛的顏色和肉色非常的相像，人們簡直辨別不出來。身材是高大的，胸部擴張，腰身柔美。口聲是清澈的，不過有時似乎太尖銳一點；但是她率直的歡笑使四旁的人都感著快樂。她時常用著一種慣常的手勢，將兩手伸至鬢邊，像要掠整她的短髮。

她跑到父親身邊，抱著他，親著嘴，問道：『喂，我們動身走嗎？』

父親微笑著，搖那白髮很長的頭，指著窗口說道：

『這樣的天氣，如何能够動身呢？』

但是她既溫柔又嫵媚地懇求道：『呀，爸爸，我們走罷，我求你。今天下午就要天好的』。

『但是你的母親總不答應的』。

『答應的，我敢代她答應的』。

『你如果能够使你母親決定動身，那麼我也願動身的』。

她便跑到母親的房間裏去，實在她等待起程的日子，愈等愈不耐煩了。

自從她進了聖心院以後，從未離開過路皇，當她在十七歲以前，無論那一椿散心游玩的事情，她的父親總不許的，只有過兩次，由人伴著她到巴黎去十五天，但巴黎仍舊是都市，而她夢想的祇是田野。

她如今要到自己的白楊堡裏去消夏，這個古堡是在意賓附近的崖岸上；她預想在波濤洶湧的海邊經營那自由的生活，必有無盡的歡樂。後來她聽說這所古

堡將送給她當嫁妝，一旦結婚之後，便將常住這堡內的。

自從昨夜到今天晚上沒有停止的雨，正是她一生最初的大不幸。

但是過了三分鐘，她從母親的房間裏跑出來，在屋子裏四處叫道：『爸爸！爸爸！媽媽情願動身走的；駕起車子來吧！』

大雨一點也沒有停止，當那四輪馬車到門口時，雨點可說愈加大了。

若納預備上車的時候，男爵夫人一邊靠著丈夫，一邊靠房中的使女扶持著走下樓梯來。那個使女的體格，高大強壯得和男小伙子一樣，這是高湖地方的一個諾爾蒙特女子，外貌看起來，至少已有二十歲，實在她至多只有十八歲。在家裏，主人當她第二個女兒一般看待的，因為她是若納的同奶頭姊妹。名字叫陸若梨。

她的主要職務就是扶持著太太散步。因為太太在幾年前害了心臟膨脹病，身體發胖了，時時叫苦著。

爵夫人喘著氣走到那舊旅館門前的階臺上了，她望著院子裏泛濫的水，喃喃地說：『這真是無道理』。

她的丈夫，常常微笑著，回答說：『亞丹拉太太，這是要動身走呵』。

她既有了『亞丹拉』這個華麗的名字，丈夫喚起這個名字來的時候，便常常加上『太太』兩字，帶著點尊敬的神氣，但也有點兒諷刺。

接著她又走幾步，非常困難地登上了車子；車子裏的彈簧都爲之曲了轉來。男爵坐在太太旁邊；若納和陸若梨坐在男爵夫婦對面。

女廚司盧特維擎了一堆絨毯來，蓋在主人的膝上，還有兩隻籃子藏在主人的腿後；隨即她也登上車來，坐在車夫西門老爹旁邊，將一塊大布裹住了整個身體。門房夫婦都來鞠躬告別，幫助關上那車子的門；他們受著叮囑隨即要將行李載在小車上跟著馬車送去。馬車出發了。

那個車夫西門老爹，在雨中俯下了頭，彎了背，身子藏在一件三幅披肩的長

外套裏。呼呼的風打著車上的玻璃窗；路上盈溢著雨水。

兩匹馬兒拖著那部車子，在河岸上，沿著一排停著的大船飛奔，船上的桅干，桅干上的橫木以及繩子陰測測地直立在風雨裏，彷彿是枝葉凋落完了的樹木；接著那部車子走到黎浦台的大街上去了。

一會兒車子經過許多牧場；時時看見一二株雨水淋漓的楊樹，陰鬱地在雨霧裏顯現出來，那垂下來的樹枝，彷彿是死骸，全無生氣似的。馬蹄得得作響，車子的四個輪子將泥水向四面飛濺開來。

車裏的人都一聲也不響；他們的精神似乎和地面一樣的潮濕了。太太的身子向後，頭靠著墊子，閉著眼睛。男爵用著陰鬱的眼睛瞭望那單調的、浸着水的田野。陸若梨，膝上放著一個衣包，正像普通的寵婢廝養一般，浸在動物的夢想裏。但是若納在這溫暖的雨天，反而覺得生氣盎然，好像一株幽閉在屋子裏的樹木，重新放在曠野裏了。她的濃重的快活，好像那鬱鬱蒼蒼的樹葉，蓋藏

過了憂愁的心緒。雖則她不說話，但是她簡直想高歌一曲，呈出手去取了一握雨水來痛飲呢；看著那馬兒載着她飛奔前去，看著那荒涼的田野風景，加以感覺到在這大雨滂沱中還得到安身之地，這一切都使她有趣快活。

在這暴雨下面，那兩匹馬兒的光亮的身體上蒸發出一股水氣來。

男爵太太漸漸睡去了。嵌在下垂的六束整齊的頭髮裏的臉龐，漸漸俯下來了，頭頸裏三塊波浪般的皮肉軟軟地把她的頭支持着，那最後的幾塊肉浪是消溶在大海般的胸膛裏了。她每一呼吸，頭便向上一仰，隨即又俯下來；兩頰鼓著氣，半啟的嘴唇裏時時漏出鼾聲來。丈夫俯向她的身邊，將一隻小皮夾輕輕地放在她交叉按在肚皮上的兩隻手裏。

這一接觸把她弄醒了；她睡夢驚醒中，惺忪地向那東西看了一眼。皮夾跌下去，跌開了。金幣和鈔票四散在車子裏。她完全醒了；她的女兒於是快活到大笑起來。

男爵把錢拾起來，放在太太的膝上，說道：『親愛的，這是賣下愛來督田地來的錢財。我爲的是要去修理白楊堡，所以把這田地賣去的，我們以後常要住在那堡裏的了』。

她一數那錢幣共有六千四百法郎，輕輕地將這許多錢放在袋裏。

這是第九塊田地被男爵賣去。男爵共有三十一處田地，都是祖上傳下來的。如今每年在田地上還有二萬利弗爾的收入。如果把這筆款子好好兒經營起來，很容易變成三萬法郎一年。

像他們那樣簡單的生活，這筆收入照理很够了，可惜家裏有了一個無底洞，這個洞就是寬宏大量。銅錢在他們手裏乾起來，有如太陽曬乾池沼裏的水一樣容易。錢幣這樣子流出去，逃出去，便沒有了。怎麼樣的呢？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消去的。他們中間，老是有入說：『我不知道是怎樣的，我今天用去了一百個法郎，却沒有買什麼多大東西』。

那麼的寬宏大量，在他們生活裏，倒是一樁大快樂；他們對於這一點，大家都以爲足以自豪的。

若納問道：『我的堡現在美麗嗎？』

男爵很歡喜地答道：『孩子，你去看罷』。

暴雨漸漸地小了，後來不過是霧似的，飄著極細的雨絲。那一團黑雲似乎上升了，變白了；忽然從一個看不見的破處，漏出一條長的太陽光線來，斜射在田野間。

雲散了，藍色的天空顯現了；隨即那白雲破處愈弄愈大，有如拉開了幕，一個蔚藍美麗的天空籠罩了大地。

一陣清涼溫軟的輕風吹過，有如大地漏出一聲幸福的嘆息；經過田圃森林時，有時還聽見那曬乾羽毛來的鳥兒，正唱著清脆的歌聲。

晚上了。除了若納以外，大家如今都在車中睡去了。車子已經兩次在旅店門

前停下來，給馬兒休息，吃乾草，喝清水。

太陽落山了；遠地裏有寺鐘響動。到了一個小村莊，他們點了車上的燈；天上也已輝耀著無數的明星。燈火星星的房屋，靠燈光，從黑暗中，遠遠近近顯現出來。忽然從一個小山的後方，松林叢中，升起一個紅色的睡眼惺忪的大月亮來。

天氣很清涼，車子的玻璃窗都開著。被種種夢想、種種歡樂的幻景弄得神疲的若納，如今也休息了。老坐在一個座位裏，會使人麻痺起來的，於是若納的眼睛有時重新睜開來；她向車外一望，看見田莊裏的樹木在燦爛光亮的夜間過去，又看見有幾頭牛睡在田中，聽見車聲都仰起頭來。接著她要換一個坐法，想再尋一個佳夢；但那部車子的響聲充滿她的耳中，把她的思想擾亂了，於是她又閉上眼睛，覺得精神和身體一樣疲憊。

終於車子停了，一班手執提燈的男女用人，站在車子的窗面前。原來車子已

到了目的地。若納驀地裏醒了，立刻跳下車去。

父親和陸若梨，由一個農人照著亮，把太太幾乎是抱了進去的。太太完全一點氣力都沒有了，精疲力盡地嘆息，屢屢用著低低的無力的口聲說道：『呀！天呀！我的可憐的孩兒們！』她什麼也不要喝一口，什麼也不要吃一點，她去睡了，立刻就睡熟了。

若納和男爵一起吃晚飯。

父女兩人相顧著發笑，隔著檯子來互相握手；兩個人都有一種小孩子似的歡悅，要去觀看那修理好了的住宅。

這是一所高大的諾爾蒙特的住宅，既連有田地，復有堡壘，大得可住一個部落的人。這住宅是用白石砌成的，不過白色已變成灰色了。

中央一個巨大的廳堂將房屋從頭至尾劃分爲二。廳的前後兩面開著大門。一座兩面有階齒的梯子，跨在這進門處，中間空著，像橋一樣，頂上銜接著二層

樓。

第一層右面，便是個大客廳，掛著掛氈；掛氈上是花鳥的花紋。一切家具都蓋氈毯，毯上的畫像都是表現拉楓丹納的寓言詩。若納找到了幼時所愛好的一張椅子，不禁快活到發抖起來。那張椅子上所表現的是狐狸和仙鶴的故事。

大客廳的旁邊是一間藏書室和兩間棄置不用的房間。藏書室中藏著一屋子的古書。客廳左面是那板壁嶄新的飯堂、洗濯間、飯菜間、廚房間，還有放著個浴盆的小房間。

第二層樓上有條長走廊。十間房間的十扇門依次排列在這走廊裏。底頭的右面，便是若納的房間。他們倆走進這間房裏去。男爵已飭人把這間房修飾一新了，所用的器具掛氈等物都是以前放在閣樓裏不用的東西。

種種掛氈都是弗拉孟的貨色，極古的了。掛氈的花紋都是奇形怪狀的人物。房中便像住滿了人。